

江南三钓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三九严寒一旦聊聊盛夏的趣事，还真会生出阵阵暖意。特别和我的发小云良把盏话旧的时候。

田野里的所有游戏，云良都是我的师傅，他常说：“田里是饿不死人的！”换句话说，生活在江南，你如果饿死，基本就是无能。河里的鱼钓不光，云良钓青蛙，也是最佳的蛋白质补充。

那天他头顶竹笠，身背竹篓，下面一双胶鞋还把裤腿扎得严严实实，完全没有下水的迹象。

我觉得非常奇怪。这青蛙不在水里，在哪里？“在水边的田里呀！”他笑着说，阳光打在少年黑红的宽脸膛上，嘴边那个酒窝特别的深。

更奇的是他根本不用钓钩，而是把一根很粗大青蚯蚓折叠了，用“鞋底线”绑紧，看上去就像一段鱼干，长二三厘米，当钓饵，另一头系于短竹竿上，然后走进一片茄子地，安静地把竹竿垂下了茄子地，只是十几秒的工夫，“囊”的一声，提竿，赫然一只大青蛙，张着嘴，四肢乱蹬！

这，什么鬼？！云良解释，青蛙贪吃，尤其喜欢蚯蚓，看见蛙饵就一口吞进，它只会“深吞”，不会“浅尝”，我手感沉重，就顺手一挥——技巧全在“一挥”里，它青蛙是顺势吞入的，你“一挥”就要让钓钩横卡在它的肚子里，然后一提，不就出来了么？

我听了也手痒，但是一下午，一只也钓不到，相差的就是那“一挥”的本事。云良说，有的钓鱼高手钓鱼也不用钓钩，同样的道理，一根两头尖利的竹签也能钓鱼，功夫就在“横挥”的手势上。

一个上午，云良巡走于茄子地、毛豆地、辣椒地，轻轻松松地钓满一竹篓。“你说，阿拉屋里要啥‘肉票’、‘鱼票’？”他悠悠地说，不都在手里吗。

云良钓蟹也是高手。届时他喜欢在柳荫处垂

钓。也是大青蚯蚓为饵，只是手边多了一只抄网。

鱼饵下去，馋蟹比青蛙还猴急，只见它一把钳住就往下拖，你要和它周旋，这家伙性躁，钳住美味，当场就嚼，云良就慢慢地往上提竿，快接近水面时，左手抄网早已悄悄截住大闸蟹的后路，顺势一抄，已在彀中也！

窍门是大青蚯蚓必须当天挖，粗壮新鲜，要让馋蟹一把钳不断，而隔夜的蚯蚓往往身软体弱，一旦钳断钓饵，必定逃之夭夭。

云良钓蟹，一天十来只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“你知道京剧《沙家浜》里的伤员为什么日子那么好过了吧！”他向我挤挤眼，“靠本事嘛，水乡哪有饿死人的！”

夏夜就是云良大钓黄鳝的好时光，同样是大青蚯蚓，云良只用一根细细的钢钎，尖尖的钎头是一个倒钩，蚯蚓穿入钢钎而紧紧裹住，云良梭巡河沟边与水渠边，凭经验，一看就知道哪里下钩，那时没有头灯，我就做他的助手，手持电筒，他

在哪里停下，我就用灯光罩住那方位。

黄鳝这东西比蟹还馋还贪，灯光一打，它居然不怕光，见到（或闻到）食物就慢慢探头一口咬住，这个关键时刻来了，你如果性急，往后一拉，它就脱钩了，黄鳝不仅外表腻滑，它的肚子里（或喉管）也腻滑，一般钩子被它粘液一浸润，就滑脱了。云良的功夫是，一旦发觉鱼饵被吞就立刻横向“豁钩”，用力要大，以俾倒钩深深切入黄鳝的鳃帮或咽喉处，然后用“软硬劲”与黄鳝周旋，黄鳝力大，而且用长长的鳝身钩住洞内凹凸不平处，其尾更能深入石隙借力，所以不能用蛮力拖拽，有时你把它鳃帮拉豁了，它也不肯出来，以致前功尽弃。

除了背脊微驼，云良如今仍然虎虎有神，问他何时再露一手，他摆摆手：开啥玩笑，都快七十了，手势不行啦！

他常说：
“田里是饿不
死人的！”